

桑逢康 著

一个男人和
一个女人的
关系史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此情可待成追忆

情



此情可待成追忆

桑逢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情可待成追忆/桑逢康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1

ISBN 7-5059-3229-2

I. 此… II. 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230 号

书 名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关系史
作 者	桑逢康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潘光武 张雅南
责任校对	李元佩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685 千字
印 张	26.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29-2/I·2442
定 价	3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题 诗

共工遗女初长成，海上明月共潮生。
燕子飞来又飞去，传至今世几度春？

桑田沧海变古今，逢新感旧泪沾襟。
康乐盛世情无价，著之书帛表寸心。

洛阳纸贵贵如金，满城争相说茹辛。
漫道人间平常事，感天动地泣鬼神。

不胫而走四座惊，假语村言任汝评。
男儿本是泥做就，女人天生淑且真。

序 言

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她的名字窖茹辛。毕生含辛茹苦，又患绝症，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像树上的一片叶子坠落了……

我把它捡了起来，非常爱惜地珍藏在心底深处。这片叶子永远新鲜而不会枯黄，宛如她生前一模一样。

茹辛啊，茹辛！我要为你唱一首歌，我要为你画一幅像，我要为你写一本书。尽管我的歌声呜咽，我的画笔苦涩，我的书里满贮着泪水，但这是为你唱的歌，为你画的像，为你写的书。你知道我为什么呜咽，为什么苦涩，为什么满贮着泪水，因为你我毕竟是最了解的。你生前曾说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赖的人，你一再嘱咐我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而我也答应过你我一定要写好它，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和我一样永远纪念你，怀念你。春花秋月，暑去冬来，我每天伏案记叙你的故事，浓重的怀旧情绪笼罩着我，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了。往事真也有如烟云，许多事情在记忆中永远地消失了，许多事情却久久不能忘怀。这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是那样地刻骨铭心，又是那样地弥足珍贵。回忆往事是令人欣慰的，也是痛苦的。回忆更像是一面镜子，它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你：你一生从未有负于人，而别人包括我却常常有负于你。这一切我都如实地写去而不作任何的掩饰。我也不想在你美丽白净的脸上涂抹厚厚的油彩，那样反而有损于你的容颜。你就是你——一个美丽、善良而又不幸的女人。这就够了。我相信真实和朴素是最能打动人的，你的故事一定能

感动千千万万的读者，只要他们和你一样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

茹辛啊，这本书就是你的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为自己能成为它的雕塑者而感到莫大的欣慰。你知道吗？

同时，这本书也是我写的一首《钗头凤》^①，一首《声声慢》^②，一首《江城子》^③，一首《无题》^④诗，一部《忏悔录》^⑤，一部《廊桥遗梦》^⑥。如果能顺利出版，我将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在你长眠的大树之下焚化，作为对你的最好的祭奠。青烟袅袅升空，上达于你在天之灵；灰烬深埋入地，相随你于九泉之下。不论通过哪一种渠道，都能把这些混合着泪与血的文字呈献到你的面前。茹辛，你一定会读到它的，你一定会喜欢它的，你会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如像过去我每有所作你必定首先阅读一样。我相信！

沈园相逢两不堪，钗头凤兮难难难^⑦。

一个愁字怎了得？寻寻觅觅声声慢^⑧。

孤坟松冈明月悬，相顾无言泪如泉^⑨。

书作忏悔悔无尽^⑩，廊桥遗梦梦已残^⑪。

浅吟低唱意绵绵，魂随无题化青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⑫。

① ⑦ 陆游曾作《钗头凤》以赠前妻唐婉。唐婉在答词中连用三个“难”字，以抒生离之苦，死别之恨。

② ⑧ 李清照作《声声慢》，抒发对夫君赵明诚病逝后的哀思与孤独的情怀

③ ⑨ 苏轼作有《江城子》以悼亡室。

④ ⑫ 晚唐诗人李商隐所作《无题》诗凄丽哀怨，堪称千古绝唱。下面诗末二句是借用李商隐的原诗。

⑤ ⑩ 卢梭著有长篇小说《忏悔录》，以作者内心深刻的忏悔著称于世。

⑥ ⑪ 《廊桥遗梦》，美国畅销小说。

目 录

题 诗	(1)
序 言	(1)
第一章 罹病：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1)
第二章 身世：中国的珂赛特	(74)
第三章 结婚；回家？	(161)
第四章 动荡：相濡以沫	(237)
第五章 圆梦：对外关系	(342)
第六章 离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490)
第七章 赴美前后：乐园还是陷阱？	(588)
第八章 伤逝：她未能扼住命运的咽喉	(662)
尾 声 青鸟殷勤为探看	(838)

第一章

罹病：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犹如晴天霹雳，犹如万箭穿心，听到茹辛患晚期胃癌并已转移的消息，这太让我震惊，太让我难过了！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茹辛，茹辛，怎么会（病成）这样？”和世界上所有失去或即将失去亲人的噩耗带来巨大的冲击与震荡一样，我痛彻地感到最让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晚上九点钟在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和北京的妻子苇凌通长途电话。苇凌详细告诉了我几件有关书稿的出版事宜，之后她又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稍带着对我说道：“荃君给我来了电话，说茹大夫检查出得了胃癌，已经是晚期，主动脉淋巴有转移。据医院讲大概还能活几个月。她本人还不知道，正忙着张罗去美国的事……”

我听后惊呆了，就好像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了一样，半晌说不出话来，全身的血液也好像突然凝固了一般。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茹辛赴美之前做例行体检，我离开北京的头一天晚上见过她，没听说检查出有什么大毛病。记得她只对我说近来胃部有些不适，血色素也比较低。那是在茹辛住处的大房间里，顶上只亮着花朵状的吊灯，一个个小玻璃灯泡涂成了浅咖啡的颜色，显得柔和、温馨又有些神秘的意味。她还问我：“你看我是

不是瘦了？”在灯光下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觉得她的体态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茹辛本来就不是属于肥胖型的女人，她的身体胖瘦适中，增之一分或减之一分都不会太明显。可是又怎么突然得了胃癌呢？这可是不治之症，要死人的啊！

死亡——这太可怕了，尤其是当它和最亲密的或者曾经是最亲密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茹辛的罹病给我带来的冲击与震荡实在太大了，那真有如晴天霹雳，有如利刃钻心！

本来约好在这个月的十七日她动身赴美之前，即十五日或十六日的晚上和她通一次长途话别的，我到成都来为父亲祝寿，届时不可能为茹辛送行。然而听到这个突然的不幸的消息，我简直一分钟也捱不下去了，我急于想和茹辛通话，听听她的声音，了解一下她的病情。所以我和苇凌讲完以后，立刻又拨通了茹辛住处的长途电话。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是很高超的，声音传递清晰而又逼真；加之我和她过去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彼此的声音极为熟悉。我尽量用平静的——而不是用焦急的、不安的——声音问她：

“你身体还好吗？检查结果怎么样？”

茹辛和往常一样，回答我说：“你放心，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些胃溃疡。”

“那你还准备十七日走吗？”

“可能后延几天。总要治疗一下，拿点药啊，不然到了美国谁还看得起病呀？”

我刚才从苇凌的电话中已经知道了医院并未告诉茹辛实情。我当然也不能把实际的病情告诉她。但我急于想知道她得的究竟是不是癌症？这只有通过茹辛医院里的同事闻大夫了。在博物馆工作的傅堃君尽管和茹辛是好朋友，但毕竟对医学是外行，也可能——但愿如此！——传话有误。闻大夫家中的电话号码我没有带来，我就对茹辛说：

“闻大夫的电话号码请告我一下——”

茹辛警觉地问：“给闻大夫打电话干什么？”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出于敏感才这样反问，只好掩饰说：“我想从成都给闻大夫带点吃的东西：花生糖、豆瓣酱、汤圆心子……想问一问她和孩子们喜欢吃什么？”

茹辛淡淡地说：“随便买点，意思意思就行了，不必给她打电话。”

她终于没有告诉我闻大夫家中的电话号码。我也不便追问，怕说多了会露馅：她患晚期胃癌的事是不能告诉她的，一般来说病人都经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校园里夜晚是分外宁静的，而我的耳朵里却嗡嗡直响。我压抑住内心的极度不安和忧虑，告诉茹辛说父亲九十大寿过得很好，我大概二十日左右回北京去。这个电话亭今天晚上几乎被我包了。打完了两次长话，又打市内，把最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侄子和侄媳，雄飞芳华听后也都惊愕不已！

回到宿舍楼，父亲已经睡熟了，墙上的时钟指到了十点的位置上。刚雇来不久的小保姆（一个川妹子）仍在没完没了的看电视。我却失魂落魄，坐立不安，眼前老是晃动着茹辛的面影：美丽而又略带一些凄婉，文静而又略带一些倔犟，眉宇之间隐隐有一股英气却又略带一层淡淡的忧郁和迷茫。她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样子的，如今在我眼前晃动着的也是她年轻时的模样。这对我来说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在我心里茹辛的红颜永驻。

这张美丽的红颜倏地又变成了一脸的病容。我担心极了，嘴里不住的念叨着：“茹辛，茹辛，你怎么会病成这样？……”

我记得闻大夫的电话号码我抄在了一个记事本上了。无论如何也要和她联系上，从闻大夫那里能准确地知道茹辛的病情。于是我又匆匆跑到电话亭，给苇凌打电话：

“找一找闻大夫的电话，可能记在那个大本子里。”

苇凌说：“我找一找，你等着啊。”

夜已深，露渐凉。我怕她一时不容易找到，白白费去许多时

间，还要花不少冤枉钱（从成都打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费是相当贵的），就说：

“今晚太晚了，你找到闻大夫的电话号码后给雄飞打个电话，他会告诉我的。”

“雄飞知道了吗？”

“我告诉他了，他和我一样感到很难过。”本来准备这个月的二十号回北京的，父亲九十大寿，我应当陪他老人家多住几天才是。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告诉苇凌说我打算提前回去。

“究竟哪一天走？”我没有想好，脑子里乱得很，忧心如焚。

这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茹辛的过去和现在，她的病情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可怕的死亡，在我心里翻腾不息，时而如高浪滔天，时而如乱流争迅。一连串的问题缠绕着我，苦恼着我：为什么她那美丽的容颜中总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致人于死命的病魔会侵入她的肌体？为什么……想来想去，我忽然想到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茹辛的一生：以被遗弃始，以患癌症终，其间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不幸。啊啊，这是一个多么苦命的女人啊！

展转反侧夜未央，几起几坐何惶惶。

惊闻茹辛染绝疾，忧心如焚泪两行。

深秋的夜是这么的长，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不知苇凌找到了闻大夫的电话号码没有？她查到了一定会用长途电话告诉雄飞。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问雄飞是否接到了北京的电话，然而转念一想我给雄飞打电话的时间不宜太早，最好在九点钟以后，因为他和芳华带着小儿子过周末，也许会起得晏一些。可是此刻在我心里除了焦急之外没有别的了，于是又咚咚咚跑到电话亭给苇凌打电话。这个电话亭是学校工会办的，值班的老头认出了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么早又来罗？”

我说：“有点急事，家里有人得了胃癌。”

我的神情的确有些急不可耐的样子。老头连着“啊哟！”了两声，赶忙把电话筒递到我手里。我拨通了电话。苇凌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闻大夫的电话号码已经查到了，并且通知了雄飞。我让她把电话号码重复念了两遍，又从值班老头那里借了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片，记下了闻大夫的电话。不知什么缘故，给闻大夫家中拨了好几次，电话通了却没有入接。我想可能是双休日闻大夫一家去逛商店或到公园里玩去了，看样子我一时无法和她联系上。既然如此，着急也没有用。一直等到九点钟，秋天的太阳已经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照得亮晶晶的了，才又给雄飞去电话。雄飞讲婶婶来了电话了；又说昨晚他和芳华给婶母挂了电话，询问她的病情。雄飞和芳华习惯称呼苇凌“婶婶”，称呼茹辛“婶母”，以示区别。

“我们和婶母说了好半天的话。她说她得了胃溃疡，可能要动手术。最后叮嘱我们千万别跟叔叔说，免得你风风火火赶回北京——”

不管是胃癌也罢，胃溃疡也罢，反正病得很重。我决定立即赶回北京去，因为离婚时我就对茹辛说过：“如果你有困难，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如果你生了病，我一定尽心照顾你；如果万一你要离开人世，弥留之际我一定守候在你身边。我会为你送终的。”现在到了我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了！

我把要走的意思告诉了父亲。但我不好说是茹辛得了胃癌，所以我要赶回去探望，这样说的话老人听了会着急会难过的，我不想让父亲为此而揪心。大哥去世的消息至今尚瞒着他，就是怕老人家经受不住痛失子女的打击。我对父亲说单位来了电话，催我回去参加职称评定。评职称我来时就知道了的，有的同事还对我这个复姓“上官”的副研究员开玩笑说评上了正研“就可以荣升上官大夫了！”但我并不看重这种鸟事，何况我既不作五言

诗更不草拟诏旨^①，所以只是简单地向主任交代了几句，就和大姐乘火车到成都给父亲祝寿来了。没想到恶讯骤来，我不得不用这个理由匆匆赶回北京去。

我不打算乘火车，从成都到北京火车要走两天，太耽误时间了。我现在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北京去——对了，何不坐飞机呢？飞机有翅膀，不就等于我长了翅膀了吗？乘飞机尽管要贵一些，但两三个小时就到北京了，这样我可以早一刻见到身患绝症的茹辛。俗话说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比多花点钱重要得多啊！

主意一定，我当即跑到市内的民航售票处。一问才知道只有明天早上七点钟飞往北京的航班，明晨五点必须赶到这里来，乘民航班车去机场。这个航班对我不合适，因为成都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早晨五点钟这里天还没有亮。而我最晚四点半就得从家中动身，这样雄飞送我就太早了，太累太辛苦。我对民航售票处的小姐央求说：

“我爱人得了胃癌，刚刚接到北京的电话。明天我必须赶回北京去。请问有没有别的航班？”

那位蓉城的小姐很是同情的样子，安慰我说：“请你等一等嘛，下午两点钟交接班时我们帮你查询一下，现在还说不好。”

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只得坐在售票大厅里的长沙发上耐心地等着。这时我才注意到方才那位小姐的左臂上裹有一块黑纱，想必是刚刚失去亲人无疑了。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望着墙上的大钟一分一分地走下去，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心里愈着急就愈是觉得时钟走得慢。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滋味儿很不好受。而外面的天空却变得阴晦起来了，原本很好的太阳已经被厚厚的云层所遮蔽。

时钟终于指到了下午两点整。我赶忙再去询问。那位面目姣好的蓉城小姐用电脑检索了一会儿，告诉一脸惶急的我说：

^① 唐朝诗人上官仪善做五言诗，被推崇为“上官体”；其孙女上官婉儿曾为女皇武则天草拟诏旨。

“明天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有飞往北京的航班，还有票。先生你要的话，就请到四号窗口去买。”

我连忙道谢：“谢谢，谢谢小姐！”

“没啥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瞒你说，我妈一个星期前刚去世，也是得的胃癌。”

“啊啊，是么？”

我心里好像被重重地敲击了一下，立刻连想到茹辛的同样的病情，这样一来她左臂上的黑纱便更加刺痛了我的眼睛。但也顾不得再说什么了，我转身奔到了第四号售票窗口。机票九百九十元正，保险费二十，再加上机场建设费五十元，实际上从成都飞往北京需要一千零六十元，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贵是贵了一点，但我急如星火，也就顾不得这许多了。手里拿着机票，竟有些喜出望外起来，就好像中了时下勃然兴起的彩票一样。

然而，我的高兴是极为短暂的，犹如一粒火星，眨眼间就被狂风吹灭了。一想到茹辛身患重病，我心里就沉甸甸的，和外面的天气一样变得阴晦起来了，脸上也就禁不住罩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

我焦急。我担心。我害怕。

癌症——这可是要死人的啊！

既然明天要走，我就抓紧办几件事情。来成都时有的朋友托我买书，有的托我把书稿带给四川文艺出版社。几位川大的老同学也需要告别一下。等这几件事办完之后，已经是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百果林，这是一片新盖不久的住宅小区，雄飞和芳华就住在其中的一幢宿舍楼里。

他们正在等我。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好了明天中午回北京的机票，雄飞点点头说：

“应该去看看婶母。”

芳华也在一旁表示：“寒假一定带着小澳龙到北京去探望婶母。”

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下与北京通话的情况。芳华是医生，她主张婶母还是要尽快动手术才好，并说主动脉淋巴转移属于一级转移，还不是三级转移，及时做手术切除（肿瘤）也许有些希望。我和雄飞对这些医学术语都不大懂，对于病情的了解也限于从电话中听到的只言片语，既零碎又可能不准确，所以也难于作出什么判断出来。

小澳龙七岁多了，正在上小学一年级。他自然不知道“胃癌”为何物，只是从大人嘴里听到“胃癌胃癌”的，而且从严重的表情中大致猜想得出“胃癌”一定是很坏的东西，比吃人的大灰狼还要坏。小家伙喜欢画画，颇有些绘画的天才，他画的一幅画曾经送到国际儿童画展上展出过。他拿出了他画的几张画送给爷爷奶奶，有一幅画是给“我们家的奶奶”（指苇凌），另外两幅大的画给“医院里的奶奶”（指茹辛）。还写了“奶奶留念”几个字，并盖上了他的印章，叫我带到北京去，挂在奶奶的病床旁，一边挂一张……。我来时茹辛给小澳龙带了好几本画册，苇凌给小澳龙买了一件红蓝相间的漂亮的外衣，小家伙挺高兴的。但他还小，还没有意识到他怎么会有两个奶奶，更不知道“医院里的奶奶”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奶奶”。

雄飞和婶母的感情很好。前些时他还给婶母写信介绍了舒乐舒娜兄妹，他们是雄飞的同学，移居美国后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小小的中医诊所，据说生意还相当不错。雄飞说婶母去美国后找舒乐舒娜兄妹帮忙是不成问题的，必要时甚至可以在他们开的中医诊所里谋一个差事。茹辛领到签证的那一天是十月二十七日，正好是小澳龙的生日，她曾在电话里很高兴地对雄飞和芳华说：“托小澳龙的福，小澳龙暗中在保佑我。”那时她尚未作检查，没想到才过了十几天就查出了可怕的胃癌，只能再存活几个月的时间。雄飞非常伤感地说：

“婶母的生命已经是倒计时了……”

是呀，“倒计时”这个说法太准确了，因而也就太残酷，令

人难以接受。

雄飞芳华要为我饯行，我推却不得，就跟着下楼了。附近就是著名的“火锅一条街”，灯火辉煌，人流攘攘，火锅的浓烈的香味弥漫在空气里。最有名的一家叫“川王府”，不知道是不是“四川的王府井”缩写而得的店号。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无虚席，只得退了出来。一连走了几家都是如此，后来终于在一家能点歌的火锅店里找到了座位。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吃东西，心情沉重，没有胃口。但雄飞芳华是一片盛情，小澳龙也爱吃火锅，他们杂七杂八地要了好几十种，肉片啦，鱼片啦，泥鳅啦，笋片啦，豆腐啦，青菜啦……一概俱全，应有尽有。川菜本来以麻辣烫著称，这里火锅半红半白，一边放着红红的辣椒，一边不放辣椒，清汤白水。这样的火锅当地谓之“鸳鸯火锅”，爱吃辣椒的人和不吃辣椒的人共用一锅而又各得其味。如此吃法我想恐怕也是富有幽默感的川人的一大发明，堪称别具特色的川味文化。雄飞芳华和小澳龙吃得挺过瘾，我只吃了一点。 “倒计时”这三个带刃的字穿透了我的心，刺痛了我的中枢神经，搅乱了我的情绪，却又填满了我的肚子，我怎么一点食欲也没有呢？

火锅店里有电话，而且标明“国际国内长途直拨”。我利用吃饭的间隙，给闻大夫打了一个电话。闻大夫这次在家，她告诉我说茹辛的病情是很严重的，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我听了心情的沉重不免又添加了几分。我对闻大夫说我已买好机票，明天下午就能到北京。她问我是否急着要见茹辛？我考虑了一下回答说等我到京后先给她联系，商量一下再决定。长途电话自然不便详谈，而在对茹辛的病情未全部掌握之前，说轻了说重了都不好。我要对茹辛负责。

我也给茹辛挂了个电话，告诉她我明天乘飞机回北京。茹辛奇怪地问道：

“你不是二十号才回来吗？是不是雄飞告诉你什么了？”